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昺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三

與于襄陽書 唐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

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

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

馬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

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

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内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日入守内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娱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採干瀆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埶竊爵位自尊大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𨁝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兹此由天資忠孝欝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顔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竪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蹶蹜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恩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竦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

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志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别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

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李秀才書　韓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吴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説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吴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殁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

見元賔之所與者則如元賔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賔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賔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賔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與孟簡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数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

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

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説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横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加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

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愧死罪死罪愈再拜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韓愈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

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閑之若不閑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體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塲蕩揺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

入走不及迴旋逺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

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

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毁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

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
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
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
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
玆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玆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
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
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

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駮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别庶幾一來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

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黒分

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

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劉正夫書

韓愈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高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答尉遲生書　韓愈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

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馬皆可學也

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甞學之矣請繼今以往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濵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絶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頁其異於衆也且日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摇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俛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之

與李翔書　韓愈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交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

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内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

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鬬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

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禄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月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

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深與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

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説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説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

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

思自放於伊頼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揺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髪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懐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

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

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懐慙乃不

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

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寧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

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

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于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答呂毉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獘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

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益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沐三薰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已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見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

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

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别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弾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巳絶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

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冐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四

與蕭翰林俛書 唐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也所喜者耳與心協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䑰䑧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

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凡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徃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黙思

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
忻忻愉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
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
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
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擐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
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
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

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銷解矣然後收召䰠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宫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虚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痛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甞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鬼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癉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厲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末路厄塞鯇兀事既壅隅狠忤貴近狂踈謬戾蹈不測之辠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生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

癈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
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
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
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

重不絶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懔懔然歛欷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

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頃田樹果数百株多先人手

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

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

付受所重常縈心腑煞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収卹尚

置人数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

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頗當世豪傑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置金以償同舍劉寛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

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瑰偉慱辨竒閎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澳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牴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

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蓋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㝠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欣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

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堯舜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

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

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玆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惟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

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倫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令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字之多莫如今令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昺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或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

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治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

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外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

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爓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

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甞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惟

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廼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迺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

固僵仆頓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舌齒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

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廼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

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

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
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
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
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
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

矣宗元復白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柳宗元

三月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

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駡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

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冐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

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鬭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

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恐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知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

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也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眮脥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
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黄
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辨伏覩
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偝來及食時竊覸和粹燥濕與唉
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黙其忠也若古之
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
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

矣愚敢厲鋭操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
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
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
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
明凡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
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早起則

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

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凡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凡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決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凡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凡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凡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凡之友皆左袒矣

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凡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内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而號之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凡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

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兄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始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顧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愾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

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倉廒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　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燥煠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温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頹不發叢齧積頪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瘵肺幽闇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

也幸于嗾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扶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跣趹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闗

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冐沒輕儳沓貪而怨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桒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黄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

注曰始與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與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欲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慢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盖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

有積債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葢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

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

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為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数十幅乃併徃耳吳十十武陵來言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十五

答韓侍郎書 唐李翺

還示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寛否灼然大寛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荀令君耳自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

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知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茍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此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詞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

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罷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栖栖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比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飢求飡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

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及求飧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宮割之在躬夫又何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已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肩排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唯公與不材耳如凡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孜孜汲汲無所愛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

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俊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聞則導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彰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於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洿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與不如不知也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

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未得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皆離婁也如瞽者鮮矣則其墜者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翺再拜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翺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亡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

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争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

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見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

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十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寔為執事惜焉豈唯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沓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

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寛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聞執事知之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茍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

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
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
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
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
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
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
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
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

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論事與宰相書 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

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馬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閤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静為閤下思之豈有宰相

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閤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内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

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己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寡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累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

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溥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髙簡之工故學者悦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髙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庋無位於朝

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讃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刋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

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

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

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

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

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言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

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

無怪

與陸傪書　李翺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

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
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
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
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
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
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
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冀一羣
焉翺再拜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

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

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耳非為勒功德誡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外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

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别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邪雖然

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貴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

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

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禮言不在於教勸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

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憫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説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

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

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

之與翱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

計必不以為犯李翱頓首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十九